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——屈原《离骚》

移民创造历史

没有移民，现代意义的国家，美国，加拿大，澳大利亚，新西兰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，根本就不存在。



移民女人

徐东明 著

Gimin Nukem

中国城市出版社
CHINA CITY PRESS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——屈原《离骚》



徐东明 著

移民女人



Yimin Nuren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移民女人 / 徐东明著. —北京: 中国城市出版社,

2015.1

ISBN 978-7-5074-3001-1

I. ①移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9458 号

责任编辑 李 青 (50000lq@sina.com)

装帧设计 美信书装

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

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30 号 (邮编 100053)

网 址 www.citypress.cn

发行部电话 (010) 63454857 63289949

发行部传真 (010) 63421417 63400635

总编室电话 (010) 68171928

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@sina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字 数 291 千字 印张 18

开 本 787×1092 (毫米) 1/16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 68171928

目 录

第一章	/001	第十六章	/130
第二章	/011	第十七章	/142
第三章	/017	第十八章	/152
第四章	/023	第十九章	/163
第五章	/030	第二十章	/172
第六章	/036	第二十一章	/184
第七章	/043	第二十二章	/195
第八章	/052	第二十三章	/205
第九章	/060	第二十四章	/215
第十章	/073	第二十五章	/227
第十一章	/082	第二十六章	/236
第十二章	/091	第二十七章	/246
第十三章	/102	第二十八章	/257
第十四章	/111	第二十九章	/267
第十五章	/121	第三十章	/276

第一章

天色渐渐暗下来了。

树边的楼房开始朦胧起来，窗户上亮起了灯光。路旁的落叶被北风一吹，到处飞扬，不时卷起了沙土，向行人扑去。人们捂着脸，匆匆向前走着。

北京深秋的风，一阵比一阵冷。

刘会欣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似乎没有什么目的，悠闲地东张西望，而心里又充满了信心。她手里的皮包，一色暗红，一看就知道是当下时兴的款式。她用手捂着皮包，身上裹着紧身的修长皮大衣，脚上是一双高筒皮靴。她刚刚走下了一辆的士。

下班前，她打电话给高鹏，约他去长城饭店见面。

“什么事？要到长城饭店？敢情是请我撮一顿吧？”高鹏那边不解地问。

“见面就知道了。这事现在还要保密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刘会欣煞有介事，而又故弄玄虚地说。

刘会欣给病房里的病人备好药，巡视了内科病房的各个房间，给几个病人量了血压，在交班记录本上写下了要交代的事项。她提上手袋，穿好皮大衣，快步离开了市立医院住院部。

工作了一天，她感到有些疲倦了。她记得，早晨8点，她走进护士办公室，老护士长的脸色不好看，绷着脸说：“小刘，这几天，我看你是有些心不在焉。工作马虎了，病人的药没有及时配发。有几个危重病人还没及时处理。我们这里可是人命关天啊。”

刘会欣嘴上不说，心里不快，觉得委屈：护士长呀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家不成家了，哪里有工作的心？当护士真倒霉，伺候病人，与屎尿脏臭打交道不说，还时不时受病人、病人家属的气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直忍下来了。就是盼着有出头的那一天，希望能去美国，和几年前留学的丈夫相聚，重建温暖的家庭生活。

“护士长，我已尽力了。那几个病人给药不吃，闹着要出院。病人的家属觉得我们医院治不了，正向院里反映。我们护士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“闹着出院就让他出院。办了手续就不管了。可是，没办手续前，还是我们的病人，还得给他药吃。”护士长说。

刘会欣解释说：“给他药了，他不吃，扔在厕所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“真是，一百个病人，一百个样，难打交道呀。”

走进长城饭店的大门，一股热气扑来，带有阵阵郁金香香水的气味。刘会欣不由得把皮衣解开，高筒靴在如镜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滑动，多么像是在舞厅里起舞的感觉。

老远，临近落地玻璃窗的幕帷下，皮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。他悠闲地对对着大堂，不时举起手中的茶杯，认真地呷着，好像是志在必得，胸有成竹的样子。

“高鹏，你早来了？”刘会欣一阵惊喜，脸上闪着红色的光彩，手不由得将皮衣向沙发一丢。

“刘会欣，我的高贵的女士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呀！自从接到你的电话，我立即放下手里要办的事，就赶来了。一个星期没见了，让我看看，我的心上人变漂亮了没有？”高鹏站起身，他的身高和刘会欣不相上下。他那粗粗的身躯，仿佛是个胖墩墩的举重运动员，他双手张开，把刘会欣的细腰一搂，将刘会欣举了起来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就你有力气，有劲儿没地儿使了。我这儿有急事，和你商量呢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还是那件事，去美国！离开这倒霉的医院，去投奔新前程。”

“我，我不反对你去美国，只是……你去了，我留在国内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想离开你。”

“没有办法。我是不愿在这个医院干下去了，希望能去美国，换个环境，也许能创出一条路。再说，我也不是两手空空，赤手空拳。我有老公杜达标在美国。他留学几年了，学成之后，立足美国，我的事，当然有他的责任在里面。”

“快别提你的老公了。他走了几年，管你了吗？还不是我照顾你，缺钱，我给钱，缺劳力，我叫手下的工人上门服务，装修厨房，装空调。没少帮你。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别数落你的功劳了。这几年，是亏了你，要不然，我是多么寂寞。那好，今后，我们的目标是向外发展，不能在国内一棵树上吊死。俗话说，人挪活，树挪死嘛。你说对不对？”刘会欣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暮色下的霓虹灯闪烁，忐忑不安地说。

“会欣，喝茶！茶都凉了。”高鹏端起茶杯，送到刘会欣的嘴边。

“啊，我忘了喝茶。我太渴了。”说完，她急切地大口喝着。

“今晚，就别回家了。我们在长城饭店住一夜，享受一下人生。人活在世上，何必这么苦着自己呢？”高鹏走近刘会欣的沙发，坐在扶手上，顺手摸到了刘会欣的松软毛衣，那下面是乳房。

“啊，不了。住一晚上，要多少钱呀？还不花掉几百美元？合人民币多少？”刘会欣眼睛里充满了迷茫，若有所求地望着高鹏。

高鹏似乎心不在焉，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他呷了一口茶，手摸着崭新的紫色领带，说：

“住饭店，是贵一点，但是，贵有贵的享受。住这里，与住家里，感觉绝对的不一样。最近，我的生意好一些了，进账多了。在三环路土城附近，我看中一块闲着的土地，是铁路路基周边的地。干别的，不好用，所以，地租极为便宜，我租了下来，盖建材城，把铺面房租给建材商人，他们卖建材，我收房租。你看怎样？”高鹏说到这里，颇为得意。

“我对生意经是外行。但是你有把握吗？万一没有人租你的房子，那不就抓瞎了？还是小心为好。”

“我的会欣呀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做生意要走冷门，别走热门。别人都做了，你再跟着上，吃剩饭，没得赚了。我是看好房地产这一块儿，将来北京人口增多，人要住房，盖房子要建材，盖建材城是我的目标。这比盖什么娱乐城，啤酒城，来得踏实。”高鹏还是捻着他的紫色的领带。

“其实，搞房地产还是从我老公那里得到的启发。”刘会欣说。

高鹏笑而不答。

一会儿，饭店服务员悄声走来，小心翼翼地对高鹏说：

“先生，您订的房间，在10楼，1088号，这是钥匙。”

“谢谢。走吧，会欣，我们走吧。”

刘会欣系好皮衣的扣子，拉着高鹏的手，向电梯门走去。

这时候，大厅里响起了当代红得发紫的歌星郑大声的摇滚乐：

“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，

我的心上人，

我要随你去，

哪怕是浪迹天涯，

只要有勇气，

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……”

王家书闭上双眼，静静地养神。耳边发动机均匀地轰鸣，吵得他怎么也睡不着。从北京到旧金山的12小时航程，真是难熬呀！这次回北京，办了离婚手续，终于从长期不顺畅的分居生活中解脱出来。他的前妻很固执，对他移民美国不赞同，说他放弃了国内的优越条件，不在北京的大医院当医生，却要跑到美国做针灸医生，在中药店里给人看病，是得不偿失。她不来美国，坚持要离婚。离就离吧，反正分居多年，谈不上什么感情了。这次回去，就办了离婚。国内的房产他没要，一股脑给了前妻。眼下，就一条路了，在美国发展。

旁边座位上坐着一位不到40岁的女人，看起来有些姿色。身体有一种线条美，衣着打扮入时，尤其当她站起身，去洗手间时，那狐步跨越，好像经过模特训练似的，特别是她那突出的髋部，包裹在牛仔裤下，十足的性感。

等她回到座位，拢了拢下垂的散发，双眼微闭，屏住气息，脸对着椅子背，轻声叹了口气。

王家书看在眼里，小声说：

“怎么，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有。坐飞机时间长了，有些累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从北京到旧金山，12个钟头，是够烦人的。”

“这位女士，认识一下，我叫王家书，北京上城医院的医生，前五年移民美国，现在美国圣何塞市当医生。这次到北京办事，乘这趟飞机回美国。”

“您是医生哇？很高兴认识您，王大夫。我叫李秀梅，家住北京。这次去美国，是看我读中学的女儿，我来是为女儿陪读，照顾女儿。女儿的学校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。这个地方没听说过，我怎么去啊？到了那边，可是寸步难行。”李秀梅的眼睛湿润了。她感到孤立无援，出门在外，连个依靠的宽厚的肩膀也没有。

“秀梅，你不要难过。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？看我，五年在美国闯荡，也是从零开始啊。从搞定合法身份做起，再进短期英文训练班，再考加利福尼亚州中医资格，最后拿到行医执照。五年不容易，但我奋斗了，最后，实现了在美国定居的目标。”

“特别是刚来美国那会儿，困难是任何人想象不到的，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。知道当年知青插队的难处吗？我想，比知青插队难度不在以下，要不，为什么叫洋插队呢？来这里，首先是举目无亲，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，可以说掉进了汪洋大海里，一切听天由命了。在国内时，有饭吃，有房住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到这里，从零开始，连吃饭的筷子和碗都没有，都要自己操办。记得上课回来，肚子饿了，手里攥着几个硬币，不舍得上街去买面包、比萨吃，日子真不好过。在国内有自己的房子，而在美国初来乍到，没有房子，不得不租房住，每月的房租负担相当重。在美国住房的压力很大，因为我来的时候，中国还比较穷，当医生的也没有钱，我在美国一切是从零开始。”王家书兴奋地诉说着他在美国的“洋插队”的经历。

“王大夫，看来，您也是吃过苦的人啊？那您的夫人，也跟您在一起，一起来的美国？”李秀梅就是那种女人，总是把男人的老婆提到首位，这样可以分辨出男人的婚姻状况，然后决定是否与眼前的这个男人继续交往下去。

“我的夫人？很可惜，我已经没有老婆了。我来美国闯荡，想开出一片天地，实现我人生的价值。不料，老婆不理解，不支持我的举动。我在美国这么多年，老婆一直在扯后腿。我们多年没有通信，彼此的差距越拉越大。这次回国，我们办了离婚手续，最后各奔东西。”王家书说着，不动声色，眼睛专注地盯着前方的电视屏幕。继而，他自言自语道：



“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李秀梅听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话，不禁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怜悯的丝缕。王大夫毕竟是一个敢闯的男子汉，放弃了国内优越的地位、工作，来到陌生的国度，打开了自己的天下，这太不容易了。没有超人的勇气，能行吗？

想起自己的老公，她心里顿时升起了无名火。她来美国为女儿陪读，完全是迫不得已的。自己的老公，一米八的大汉，仪表堂堂。她对老公一往情深。老公拥有自己的企业，搞环保，栽树苗，上有国有企业担保，下有银行贷款，经营规模有上亿元。为了扩大经营，老公向全国发展，吸收社会资金好几个亿，业务太红火了。老公为家里买了豪宅，豪华车，在深圳、香港、海南、上海、北京都有办公室。

女儿中学还没毕业，老公出资20万美元，送她去美国读书。老公挣钱多了，回家少了，几个星期不露面，说是工作忙。有人说他在外面养了小三。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一天，警察突然上门，问老公哪里去了，说老公涉嫌欺诈，非法集资，触犯了法律。她再也联系不上老公了。老公生死不明，她一时没有了主意。幸亏，老公的父母劝她，赶紧去美国，照看读书的女儿，再寻找良策。

李秀梅在慌乱中，匆匆办了赴美签证，稀里糊涂地登上了这趟飞机。

飞机的发动机均匀地轰响，令人心烦。时间一长，噪声却成了催眠曲，机上的乘客昏昏欲睡。王家书和李秀梅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“旧金山机场就要到了。”扩音器突然传来了机长浑厚的男中音，这声音是英语，不少中国旅客感到迷惘。

王家书睡眼惺忪，看了看闭着眼的李秀梅，下意识地用手碰了碰她的腰：“秀梅，到旧金山了，醒醒吧。”

李秀梅似乎仍然在梦中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真困呀，好累啊。”

这时，有人大叫：

“快看啊！旧金山海湾！那一片蓝色的海水，还有一条橘红色的大桥，是金门桥吧？”李秀梅和王家书赶紧凑过去看。一条白色的长长的带子，蜿蜒在山间穿过，由于距离遥远，从空中看去，带子上有许多小甲虫似的汽车穿来穿去。

飞机下降了，在海面上掠过。不久，就在山边的停机坪上滑行。很快，就接上了卫星厅的接机口。

人们缓缓地取下行李，依次走出飞机。

李秀梅总觉得掉了什么，突然大喊起来：

“哎呀，我忘记带电话号码本了，女儿的地址电话在上面。那可怎么办？”她急得眼泪快要流出来。

王家书以男人的沉稳，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说：

“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要不，你先到我家落落脚，再想办法联系女儿的学校和她的电话地址。”

没了主意的李秀梅，含着眼泪，只得跟着王家书走在机场走廊。取出行李，过美国移民海关。

李秀梅的英文听力不好，只会说简单的“Yes”“No”，再复杂一些她就听不懂了。幸亏，王家书在一边，为她翻译。移民检查人员问：你住哪里？她听不懂，答不上来，还是王家书接上了话：她住我家，我免费供应她吃住，她是我朋友。移民官用笔在表格上画了一下，说了声：“OK”。

张萍离开切诺基北京分公司办公楼时，天正下着小雨。地上满是泥泞，汽车轮胎溅起的泥浆，形成了雾状，无情地撒向行人。人们不时地骂着，这些缺德的开车人，没有起码的社会公德。她虽然在这家外企工作了几年，却从来没有开过公司的车。按规定，公司部门以上的经理，公司配给切诺基吉普一辆。而她，却只是公司外文资料室的翻译，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。

她今年三十多岁了，但看上去却不像这个年龄的女人。她那富有起伏线条的身体，穿上时下流行的贴身的短裙，令男生们不时地向她行注目礼。

自7年前从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，她在一家中学教英语，当孩子头。几年下来，她觉得厌烦了。看到同学们有的在外事部门工作，有的出国，有的嫁给“外商”，外国人，彻底成了“外国人”，她的心也动了。在中学教体育的男友，听说她想要调动，对她说，干吗折腾？我们不是挺好的吗？她回答：干吗不折腾，趁着年纪不大，能折腾，赶快折腾，过了这个年龄，以后想动还动不了了。

和相处几年的男友分了手，她通过关系调进了外企：北京切诺基有限公



司。她被分在技术资料室，负责翻译英文科技资料。

在公司工作几年，收入还过得去，比在学校多多了。她调入公司时，年纪已过30岁，看遍整个公司，年过30的男经理们，不是有了家室，就是有了女朋友，令她十分失望。“哎——”，她叹了一口气，这个年月，难道像样的男人都死光了吗？

一天，她正在办公室翻阅资料，进门来了一位洋人，棕发碧眼，看上去五十有余，身体健壮，小腹部微微突出，嘴唇上方留着一排整齐的小胡子。

“我是技术部新来的美方经理，叫我约翰好了。”他伸出手来，向张萍表示问候。

“你是……？”

“我叫张萍，是技术资料翻译。”

这样，他们认识了。

有一次，约翰突然闯入张萍的办公室，劈头盖脸地说：

“你做我的女朋友吧！”约翰张开双手，祈求着。

“那怎么行？你不是有夫人吗？她在美国呀！”张萍摆摆手，觉得可笑。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她是在美国，她不想来中国。我和她已经没有感情了，我们要离婚。可是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在美国离婚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牵涉到财产、房子、赡养费，等等，太多的事情了。美国的法律太多，太烦琐。这事就一直拖了下来。我是多年的单身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”

“你毕竟还没有解除婚约，让我怎么相信你呢？”张萍开始可怜这位美国男人了。

张萍默默地站着，无语。她觉得约翰这个人，起码不是很坏。

约翰请张萍出去吃饭，她没有拒绝，随他去了。

又过了些时日，约翰和张萍结伴，去了海南。

再过了几个月，张萍和约翰乘飞机去了趟欧洲、澳洲。

一年内，在公司里，人们都知道约翰和张萍是超过一般关系的男女朋友了。

约翰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在路边停着，发动机均匀地响着，哼出轻微的低音。

“张萍，你快上车吧。我们出去吃北京烤鸭。在北京，吃烤鸭，总是吃不够啊！”约翰打开车门，招呼她上车，仿佛很着急似的。

张萍熟练地上了车，将手袋往车窗前一扔，捋了捋散落的头发。

“啊，你今天多漂亮！”他叫了起来，他的情绪来了，他那宽厚的臂膀，顺势搂住了张萍纤细的腰。

约翰有力的搂抱，让张萍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“约翰，你约我出去，是为什么？”张萍从他的大手里挣脱出来。

“为什么？我的萍啊，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出去吃饭不是很正常的吗？”

“我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。看着人家的夫妻成对成双，有家有业，有孩子，打心眼里羡慕。我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那样才觉得有归宿。”张萍叹了口气，看着远处闪烁着灯光，街上驶过的车辆。她的思绪不定，从这里想到那里，又从那里想到另一个地方，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。她的人生道路怎么走，她心里没有底。她经常想到自己，三十多岁了，过去交的男朋友，都已成家，日子过得挺美满，而她自己依然孑然一身。如今，和这个老外交往了几年，老外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表示，究竟是结婚，还是这样混下去，做男女朋友。

“我是想和你结婚的。但是，现在不行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还没有离婚呢。”约翰无奈地伸出手，苦笑着。

“你痛快一点，赶快离婚，我们马上结婚。”

“我给你解释过多次了。离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太费精力了。我的妻子要一笔很大的钱，作为赡养费，我一下子拿不出来。我在这个公司的日子可能不会太长了，因为美国总公司那边，据说要提拔我做总公司技术管理的副总裁，返回美国工作了。所以，我约你出来谈谈，今后我们怎么办。”约翰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驶过车辆的尾灯。

“约翰，我和你有几年了，但是没有结果。我希望有个结果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刚认识时，在一次约会中，我给你唱过一首我喜爱的俄罗斯民歌《山楂树》吗？我喜欢那曲子的旋律，更喜爱那震撼少女之心的歌词。我时常唱这首歌。”说着，她不由自主地唱起了：

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，
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。

列车飞快奔驰，车窗的灯火辉煌，
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楂树旁。
啊，那茂密的山楂树，
白花开满枝头，
啊，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发愁。
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，
我就沿着小路向树下走去，
清风吹拂不停在山楂树下，
吹乱了青年锻工和镗工的头发。
白天在车间见面，我们多亲密，
可是晚上相会，却沉默无语。
夏天晚上的星星尽瞧着他们俩，
却不明白告诉我，他俩谁可爱。
秋天的大雁的歌声已消失在远方，
大地已经盖上了一片白霜。
但是在这崎岖的山间小路上，
我们三人到如今还徘徊在树旁。
啊，那茂密的山楂树，
白花开满枝头，
啊，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，
他们谁更适于我的心愿。
我却没法分辨，我终日不安，
他俩的勇气和可爱呀，全都一个样，
亲爱的山楂树呀，要请你帮个忙，
啊，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，
啊，我亲爱的山楂树，请你告诉我。
.....

“我要当两个人中你中意的那一个人！”约翰笑着，手搭在张萍肩膀上。
张萍也笑了，她也希望约翰就是那个人。

第二章

初春，下起了毛毛细雨，雾霭似的水汽，笼罩着街边新冒出绿芽的树枝。远处，是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楼。那楼已经完成了构架工程，罩在绿色的防火安全网内，像一座巨型的庞然大物，横立在拥挤的楼群水泥森林中。

一辆豪华林肯车从高速公路上下来，直接驶入京西北的一座住宅小区。

车的后排座，坐的是一男一女，男的是高鹏，女的是刘会欣，开车的是高鹏的司机。

“会欣，你这一走，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。”高鹏看着车窗外闪过的景物，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高鹏，我到美国去，能立足就立足，不能立足就回国，就算是旅游一趟。”刘会欣从手袋中掏出香水，往身上洒了几滴。

“你看，我的事业刚刚起步，也需要你的支持。你虽然在企业经营中帮不了忙，但我需要你的精神和其他方面的支持。想想这几年，我们过来了，多不容易啊！”高鹏若有所思，仿佛在历说过去的甘苦。

“建材城这个主意，最初还是我告诉你的。是我老公接触到美国的房地产，觉得中美差距实在太太大，中国房地产要做的事简直太多了。发展盖房、养房、修房事业，哪样缺得了建材？中国的建材市场大有可为。这不，经你一努力，通过关系，弄到一块便宜的地皮，盖了建材城市场，建材商纷纷入住，生意红火，你收房租，稳稳地赚钱了。”刘会欣得意地说。

“不过，你仅仅是提了个醒儿而已，具体的操作都是我办的。”高鹏说。



“别看我只是提个醒儿，这太重要了。这就是先他人之先。想了别人想不到的事，做了别人还没有做的事，所以，你就成功了。”刘会欣回应。

车转入住宅小区，在一处小院前停下了。这是一栋独立的四层小楼，新盖的，油漆还散发着清香。高鹏搬入已经快四个月了。

司机把车停在车库里，锁上大门，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。

高鹏和刘会欣在院里的甬道上散步。

“我总是想，这几年发展太迅猛了。国内的机遇太多了，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还要出国。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不是挺好吗？虽然我早些年离婚了，多年单身，但是，事业有成，有情人相伴，我是满足了。”高鹏虽然姓高，但他的个子却不高，才一米六出头，在男人当中算是矮个子了。前妻嫌他个子矮，在公共场合拿不出手，不那么帅，再加上不会说话，和他离了婚，远走高飞去了。

个子矮，是高鹏的一块心病。他总是想，谁叫爹妈生我这个矮个子呢？咱姓高，却是个矮子，太讽刺了。可是，矮个子也能办大事，邓小平不是矮个子吗？他照样成了中国的领导人。

刘会欣长期以来，很少穿高跟鞋，因为他与她的个子不般配。刘会欣在女人当中，个子也不算高，也是一米六多一点，但看去却比高鹏高。她身材苗条，腰身恰当，乳房丰满，人称“魔鬼身材”。

刘会欣老公多年前出国留学。开始，还通电话，发电子邮件通信，后来，音信越来越少了，要写要说的话越发少了。但是，刘会欣却对她老公杜达标有一种说不出的依恋和思念，那是因为她是原配，又是因为老公身材高挑，仪表堂堂，令她倾倒。

自从和单身高鹏认识后，也算是给她空虚的心灵中填补了一些缺憾。高鹏凭自己的本事，获得了财富。她认为高鹏是一个人才，但就是外形不及她老公。刘会欣心中的天平时常摇摆不定，她拿不定主意，究竟是高鹏好，还是自己的老公好。

老公在异国他乡，音信越来越渺茫，她的心逐渐向高鹏这边靠拢。

“你说，将来我们光明正大地住在一起，你要怎样对待我？”刘会欣试探性地问高鹏。他们之间，从不谈未来，从不谈婚嫁，他们只谈现状。就是谈现状，也是一笔带过，所答非所问。

“我会像对待王后那样，善待自己的心上人。尽情地享受人生，物质上，精神上，尽量满足你。我们去世界各地游玩，阅遍人间春色，美景……”

“别光说空话，听起来动听，但我要看实际行动。说实在的，我已经结过一次婚了，现在还没有离婚。但是这婚姻不过是一张纸，一份合同而已。这份合同，你遵守也好，不遵守也好，反正就是一张纸罢了。想想吧，我同你有了情人的关系，难道就是为了这张纸吗？我要的是真正的感情。”刘会欣在这个问题上，仿佛很有见地，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高鹏听着心中不悦，这样的说辞他听过多少次了。难道他这个单身男人，舍命陪君子，就这样一直下去与这个有夫之妇做情人吗？

“我是说，我单身，你是有老公的，我们在一起，我心中觉得不平等。”高鹏在屋里踱着步子，他那不长的腿，在地毯上挪动，发出轻微的“唰唰”响声。

说实在的，刘会欣心里是矛盾的。哪个女人不爱美？哪个女人不愿意自己的老公是白马王子，高大英俊，有钱有能力，给自己带来幸福？可是，天公偏偏不作美，自己的老公，却像南斯拉夫歌曲《深深的海洋》所唱的那样，心总是像海洋那样，动荡不安。这不，几年前，他独身一人去美国留学，学成了，却滞留不归。刘会欣的老公啊，正是那种身材魁梧的男人，令刘会欣倾心不已。而高鹏呢，最多也是一个搭帮的朋友吧。高鹏这几年的生意有起色，口袋里有钱了。虽然已和前妻离婚了，但没有再婚，他在等待着刘会欣的决定，是不是跟他过。有一次，他俩去白云观朝香，在老道面前许个愿。交给老道100元人民币，“咱俩说个吉利话吧，”高鹏说，“希望我和你白头偕老。”刘会欣却没有说什么，微笑着，向一旁走去。这事，在高鹏心里留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阴影。

李秀梅在王家书的呵护下，糊里糊涂地走出机场。这机场好大，公路上下交叉，好像蛇一样，纠缠在航站楼上，汽车上上下下飞快地行驶，令李秀梅的头发晕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呀？真是异国他乡，语言不通，真难呀。要是在北京，我去哪儿不行？门儿清。都说女人天生不认路，可是，我就是不一样，在北京到哪儿都平蹚，没有我不熟的地方。可是，这里，我却没有了办法。”李